

西北歷險記 (一)

壯行三萬里 (本文插圖刊第4頁)

●王孔安 (退役陸軍中將)

西北歷險記係前國防部中將參事，前甘肅省保安司令王孔安將軍於民國三十八年秋天奉令率部轉進，自蘭州轉戰河西，循萬里長城，越天山、渡戈壁、飲馬喀什噶爾河，攀越絕壁，輾轉撤退來台之三萬里壯行，敘述當時各種型態的人物以及沿途驚險奇趣的遭遇。已故監察院長于右任早對王將軍之作品，曾有「此行此志真可寶也」之贊，譽其文詞：「典雅可觀，慨切動人，觀之如歷其境，如見其人」。全文十餘萬言，堪稱現代中華民族最壯麗的一部史詩，值得細讀。

編者

從蘭州到玉門安西

乘羊皮筏冒險渡河

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，太原淪陷，西安頓失屏障，形勢孤立。五月中旬，國軍遂作戰略上的撤退。

五月二十日以後，自蘭州出擊的兵團，不得不於激戰中，將「守勢的攻勢」，改為「攻勢的退却」。

六月初旬，步騎二萬，漸自涇渭河谷，且戰且退。經平涼，越六盤，退至蘭州近郊，建構工事，嚴陣迎接未來的戰鬥。斯時，欣慰前糧食部次長、甘肅省民政廳長趙龍文兄奉總陝甘川邊區地境軍政，其人胸藏奇兵，可惜為時已晚，僅與我形成犄角，薄增攻守呼應之勢而已。

民國三十八年八月中旬，共軍以擊潰我陝、甘、青、寧、野戰軍，鞏固其「佔領」地之企圖，乃以步砲十餘萬之衆，跟踪八十二軍主力，由陝入甘。除以小部，分略天水、寶雞、海原、固原外，大部直趨蘭州。於同月十九日，在榆中以西地區集結，二十日拂曉，開始向我蘭州近郊進犯。

當時守軍主力，為八十二軍，連同配屬部隊騎八旅及保安旅團，總兵力約四萬八千餘。軍民一心，憑險固守，戰志十分昂揚，激烈戰鬥，達五晝夜之久。

共軍主力猛攻我東崗鎮及狗娃山一帶重要據

點，經我各部分別阻擊後，卒以衆寡懸殊，復因三臺閣陣地被突破，為保持戰力，不得不向河西轉進。

我（著者自稱，下仿此，時兼甘肅省保安司令。）親率保騎旅及保四團殘部，保二團一部，向東敵場集結。於二十五日深夜，分乘牛羊皮筏六十餘艘冒險渡河。

月黑風高，半渡中，遭共軍北塔山砲火側擊，羊皮筏多覆沉，傷亡慘重，我幸被一艘羊皮筏營救，未遭沒頂。八月二十六日上午四時左右我們在極度險惡環境中，渡過北岸，稍事整理，即向永登轉進。

八十二軍主力，係從黃河鐵橋撤退，中渡遭附近高地機槍封鎖，橋為阻塞，傷亡枕藉。渡河後，殘餘官兵，僅存萬人，不得已，發資解散。論者雖偶有非議，然八十二軍長官之戰鬥精神與指揮才能，殊未可厚非。

河西轉進障礙重重

河西轉戰三千里，走廊迴環百二關；戰勝攻取占國運，廣漠縱橫跨祁連。

河西走廊第一門戶

我率部過河，在晨光熾微中，稍事整頓，即向西轉進。因金城關通道，遭共軍對岸高地機槍封鎖，不得已轉向新路進發，到達永登城廂，已是二十六日下午一時了。

永登位於烏鞘嶺東，北阻長城，海拔約四千公尺，居高臨下，形勢天成，為河西走廊第一重門戶。縣長王姓，政績卓著，據先頭到達的人說：永登人尚不知前方戰局逆轉，軍政人員後撤情形。縣府各級人員，正忙着辦公，一車一車的鍋魁（大餅）及草料，正繼續準備向蘭州運送，王縣長還很鎮靜地題字奉臨張猛龍，瞥見我們到了，才忙着問長問短。

接着有不斷撤下來的人馬車輛，有的衝過了敵人的封鎖線，從河口過來，各機關，各部隊，各界民衆團體，轉瞬間將永登城擠滿了，王縣長也忙於接待應付撤退前來的官兵。

黃河流至蘭州與榆中交界處，轉向北流，黃河以西，青海以東一帶地區逐漸向西北延伸，構成一狹長地帶，地理地勢稱為河西走廊。包括永登、古浪、武威、民勤、永昌、山丹、民樂、張掖、臨澤、高臺、酒泉、金塔、鼎新、玉門、安西、敦煌及肅北設治局等十七縣局。我率同一旅三團，就是經永登、武威、張掖、酒泉一線而入新疆南疆的。沿途且戰且退，旋散旋集，真是障礙重重，驚險萬分。

此時甘肅省政府各廳處同仁，亦在永登會齊，王縣長有點像三國演義中的中牟縣的陳宮，也只好跟着我們走。

永登是甘肅有名的產糧區，風俗純厚，前阻黃河，後憑烏鞘嶺之險峻，本可作為喘息之所，就地整頓，重整旗鼓。但因當時環境與情況，取近勢不如取遠勢，取攻勢不如取守勢：於是在八月二十七日，各機關，部隊，民衆又跟着我們繼續向武威出發。

武威的守勢十一日

武威為河西三大城市之一，形勢險要，兵家所必爭。駐有行政督察專員。祁連山橫互縣境，山中終年積雪，每至夏季雪溶，流水四溢，交互成渠。渠水縱橫，農產豐富，有塞北江南之稱。城內多近代化建築物，尤其馬氏花園，涼亭水榭，竹柳成蔭，几淨窗明，紅綠夾道，離亂中的行旅，初過是境，頓忘遍地哀鴻。

武威古稱涼州，為漢時河西四郡之一，即平劇中五家坡薛平貴所唱：「馬離了西涼界」之地。晉末南北朝的前涼後涼南涼北涼諸國，相繼割據，稱孤道寡，皆以武威為根據地。今雖形勢殊殊，但河嶽險峻，米粟山積，仍可以固守。至於守的目的，守的作用，和守的方法，大家討論了多天，仍然議論紛紛，得不到一個結果。當時大家的心情，從每個人面部的表情，可以看出內心的矛盾與痛苦。縱然有時苦作笑顏，也掩藏不住內在的憂鬱與困惑。本來在個人來說，問題很簡單。惟死生的界線，誰都不能掌握確實！心理的衝突，常常被升沉消長，公私禍福弄亂了！誰無私慾，但怕太近視；誰無公懷，但怕太主觀。人人都了解：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！」可是真正臨到生死關頭，先一天自己鼓舞自

己，興奮自己的話語與想念，又模糊了。人心的浮動，與事物的凌亂，當時充滿全城，屋裏室外，街上巷內，把多年來平靜的城市，全變質了。

過去讀過許多遭遇突變的形容詞句，誰都是似是而非的一種輪廓印象。今日每想到：「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」「寧為玉碎，不為瓦全」。「兵敗如山倒」，「畏首畏尾，身其餘幾」，「土崩瓦解之局」。這一類的形容語句，人人都有一個深刻而具體的了解。這時任何一個敵人，只要用心理作戰的方略，便會使一個風聲鶴唳籠罩的對方土崩瓦解！武威的守勢，就是被一股謠言吹垮了。

果然；九月十七日，一百九十一師，沈師長從前方回來看我，他表示他本人及其部隊，願歸我指揮與調度。並且說：「烏鞘嶺一帶情況如常，並無敵騎踪跡，縱有一些土共，亦係打家劫舍之流，不堪一擊。他們的士氣很旺盛，他們與地方武力，十分合作，博得各地民衆的愛護與協助，他們不想甚麼，也不怕甚麼，只想打一次狼仗。惟有少數官長，有點心思，尤其聽到某軍要離開部隊的消息，更紛紛不安起來！」。不料九月十八日晚，傳說敵人向烏鞘嶺進犯，古浪已發生激烈戰鬥，一九一師被包圍，於是謠言不脛而走，省府先撤了，接着西北長官公署跟着撤，當時難民也增多了。當地的武裝羣，有國軍，有地方部隊，有民衆自衛隊，有憲兵隊，有警察隊，好像都在分頭奮進。可是既無協同與連繫，又無統一的指揮機構，只有一個目的，向後退，退到何處！退一步說一步！即在這種情形下，除了少數

有錢有勢的人外，其餘極大多數的民衆與士兵，怒氣始終未衰歇，只要你拋棄他們，他們都很願意跟你走，一直幹到底。這裏最值得人留意而深懷遺憾的，是某軍解散的士兵，一羣一羣的要求跟着我走，我當時表示，不管地方與中央，民衆與官廳，只要願意跟我的，我都歡迎。我們全是一路人，要活一齊活，要死一齊死，結果，統一各軍零散部隊羣，技術上發生很大的困難。

九月十九日，我率同部隊開始向某地轉進，司令部移駐張掖，我與崔參謀長在山丹永昌一帶部署防務，並監督構築工事，其實這些殘破兵力，在軍事意義上，並談不上攻守，而在掩護撤退上，不能說無重大作用。

永昌、張掖、酒泉之間

從永昌經山丹到張掖一線，形勢天成。南阻祁連，北盡廣漠，由東到西，構成高屋建瓴之勢。永昌即古沙陀國，唐李克用曾建都於此。平劇「珠簾寨」中的陳敬思，到沙陀搬兵，即係此地。俗傳薛平貴曾建都於此。今則皇城早成廢墟，城牆尚存遺址，聊供後人憑弔而已！城北有泉名曰馬刨（甘肅方言馬爬之意）泉，相傳左宗棠率兵至此，缺水，馬渴爬地得泉，故名。由永昌向山丹前進，一直沿傍胭脂山麓。山係祁連支脈，紅土岩層，陽光反射，如太陽浴血記影片中的山丘，光耀奪目，故俗呼胭脂山。匈奴（今蒙古遊騎）爲之歌曰：「奪我祁連山，使我六畜不蕃息；奪我胭脂山，使我婦女無顏色」。由山丹到張掖，路極平坦，公路兩傍之左公柳，逐漸凋枯，古枝參天，老幹橫臥，想見古人開疆拓土，慘澹經

營情景，令人感念崇敬。

張掖即甘州，扼河西走廊瓶頸地帶，山中溶雪，流匯爲甘州河，再匯爲額濟納河，入額濟納旗境。沿河灌溉，阡陌縱橫，禾麥油油，有「金張掖銀武威」之稱。張掖在戰國時爲月支地，漢初爲匈奴所據，後置張掖郡，史書所謂「斷匈奴之臂，張中國之脈」。西魏始更名爲甘州，隋唐以後，迭有割據，自古即爲河西軍事重鎮。唐初陳子昂所謂：「觀其山川，誠河西咽喉，且地廣而粟多，瓜肅以西，皆仰其地，一旬不往，土已枵饑，是河西之命，系於甘州」。我們因爲陡然事變，顧慮腹背受敵，乃兼程轉進。由山丹至張掖，夜間行軍，加之已斷糧三日，人困馬乏，在張掖只留一宿，稍事部署，閱日即向酒泉邁進。這是九月廿二日到廿三日的事。

這一段路程，整日夜循着長城出入，迂迴前進。長城一名萬里長城，東自山海關西迄嘉峪關，全程長約萬里，故名。史載秦始皇：築長城以禦匈奴，其實歷代皆有增築補葺。張掖至酒泉一段，比較完整。雖因年代久遠，風雨蝕剝關係，城垣有高有低。但城址尚相連接，不似張掖以東各段，僅存斷斷續續的殘址；七零八落的遺跡。這一段的牆垣高處二丈四五尺不等，低處亦有八九尺，全係黃土築成，堅硬如石。我曾用機槍測其硬度，彈入處不過三寸，有幾處堅如鋼鐵，竟不能穿入。相傳間隔一丈，用糯米汁澆灌黃土築建。每隔十數里有碉堡式的建築物一座。大者可容一排人宿營，小亦可容一班人。係用磚瓦築造，俗名墩台，亦名烽火台。其作用據後人推測有

二：一是屬於交通上的原因：從前內地通西域，經常千數百里不見人烟。陝甘一帶有一句方言說，「背上乾糧上口外」。口外指嘉峪關以外，因沿途無人烟，必須自帶食糧。但沙漠中宿眠，容易被流沙捲沒，凡旅行沙漠的人，都有此種經驗，只好利用墩台，權作宿舍。公家或利用爲驛站，以資聯絡。一是屬於戰術的原因：長城本來是古代防禦工事，墩台無疑是傳警的工具。一遇有警，即燃起狼烟，（狼糞和柴草燃着，烟直上衝）一台傳十，十傳千百。平劇中周幽王寵褒姒，欲博美人一笑，乃在驪山烽火台上點起狼烟，附近戍卒齊集，褒姒見之，嫣然睨盼幽王。後再舉烽火，無有集者，遂至亡國。每讀孟子：「圍民不以封疆之界；固國不以山嶺之險；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。」之句，今日躍馬長城，懷古傷今，不禁惕懼而泣下！

經酒泉至玉門險些演出捉放

九月二十三日下午到達酒泉城郊，看情形有點非常異樣。商店均關門，街上行人稀少，沿馬路武裝警戒密佈，策馬至長官公署所在地，會見了彭副參謀長，雖然還是往日的樣子，但表情總不自然。他也無意知道前方情形，我也無暇寒暄私誼。他劈頭就說：「今日大勢已去，倭倭必識時務，現在長官公署同仁及部隊長的意見：蔣中正總統引退已半年多，中樞既無主宰，李宗仁非領袖才，成事不足，誤國有餘。我們統籌全局，一應軍事、政治、經濟、財政、補給、運輸以至人心士氣，均不容有所勉強，如強爲之，徒增人民痛苦而已，因此；同仁決定，只好遷就現實」

。他們的意思，我全明瞭，我轉問新疆情形，他打斷我的話頭，反問我的意見；尚未等我說完，便倖倖然離開會客室。旋由一武裝士兵引我到後邊一間似官長寢室的房子休息。我已會意，這時，外邊隱約有零落的步槍聲，長官公署的人很零亂，出入的人很複雜，嘈雜成一團。我也不便出去看：以免自討無趣。一直等到晚間十時左右，劉參謀進來耳語我，才知道外邊的槍聲，是阻止由東撤退下來的武裝部隊通過警戒線，同時有憲兵一隊攜械出城西去。他願意陪我出城，言外之意，有點像「捉放」。這也是中國數千年文化陶冶下的傳統道義：不為己甚。我關懷隨我入新的部隊及幹部，更為焦急！

我過了嘉峪關，已雞聲三唱，多年的袍澤也從此失掉了聯絡！我握着劉參謀的手，告別他，並告訴他將來可能的結果。這時由東撤退下來的人流，一羣一羣地渡過嘉峪關，形成悲壯的行列，劉參謀有點徬徨，也有點難過，他好像有好多的話想說，但又吞吞吐吐地說不出來，終於互作會心的微笑而別離了！所帶武裝部隊，幸部份已透過警戒線直向安西一線轉進！

嘉峪關係長城終點，在甘新公路右側，嵯峨險峻，形勢雄偉，為昔羌番入貢的要道，邊疆屏障的咽喉。城樓高聳入雲，月光下遠望，飛簷流棟，壯麗如畫。憶及林則徐被謫過此關時感懷之句：「嚴關百尺界天西，萬里征人駐馬蹄。飛閣遙連秦樹直，隴垣斜壓隴雲低。天山巉峭摩肩立，瀚海蒼茫入望迷。誰道有函千古險？回看只是一丸泥。」適於喪敗之餘，千思百慮，引起自己

的遐想：

依稀故國河山，長城萬里盡處。

東迎華嶽，西接伊吾。

何得夜光杯中盛美酒，醉臥樓頭。

那管古今興亡成敗，一夢足千秋。

車過嘉峪關，月光下一片蒼茫，約莫兩小時光景，在側方十華里處，一片白熱燈光，照耀數里外，隱約露出各種立體建築物——煙筒、鋼架、大廈。想來定是玉門油礦。此一荒茫無垠的廣漠，此一單純古老的遊牧區域，此一純現代化的工業組織；互相對照下，使人頓忘「一出嘉峪關，兩眼淚不乾」的憂慮了。

九月廿四日上午，我們才到玉門。大家緊張的情緒，到此稍微鬆了一口氣；同時也感覺有點飢渴。這時城廂內外的大小車輛擁滿了，小小的一個塞外城市，突然增加了兩三千的人羣，原來的生活秩序，好像頓時起了重大的變化。不說吃的找不到，就一口開水，也是有錢無處買。在人羣車輛擁擠中，撞到省府寇駱丁馬諸人。他們一見了我，深悔未能接受我「集體圖存」的建議。

先是在武威黨政軍聯席會議時，我主張集中所有撤退下來的人力、物力、兵力，據為與新疆合作禦敵的基礎。估計共軍新勝，人心未附，後顧滋多，渡河窮追，並無軍略價值，徒增玉門油礦投鼠忌器之慮。果有三至五月之喘息機會，則形勢勢殊，絕不至有今日之尷尬局面。

寒暄中，談到武威別後的情形，始知他們也是昨夜離開酒泉，趕到此地的。

經我告訴他們，我沿途收容與整訓之武力，並在山丹永昌之線，佈防情形，他們始知我從未為個人打算之動機，於是相約同赴新疆，聯絡國軍，共商挽救之策。

大家一日一夜的奔勞，疲倦與饑渴交煎，頹喪之情，有非語言所能形容。幸好，這裏駐軍駱駝團賀團長，過去都有一面之緣，雖然人情跟着時間在變，而時間也跟着空間在轉，萬里廣漠遇故知，或者人有見面之情。

與賀團長晤談以後，始知新疆未來可能發生的事。他表面雖有說有笑，可是頻頻蹙眉，兩目左右轉動不停，像有很沉重心事，徘徊不能決定。最後他招待了我們一餐豐盛的手抓羊肉，更佐以饅頭及豌豆連鍋麵，真是饑者易為食，渴者易為飲，那怕是鴻門宴，也顧不了那麼多了。後來才知道他是奉命扣留西駛的車輛，自然在名義上為的是軍需運輸，而實際上無異阻止我們西進。究竟新疆當局的高深？煞費揣測，而中國「執兩用中」的溫和文化，多少潛據於人們的意識中；也無形阻止了極端思想的發洩。我們也就在賀團長人情與命令矛盾考慮下，終於被放行了。

我們離開玉門，已近黃昏。塞外的晚霞，彩麗奪目，夕陽逐漸下沉，薄霧逐漸籠罩大地，四面迷濛，迎面的季候風越來越緊，流沙衝擊着車輪，旋風飛捲着流沙，如萬馬奔騰，如怒潮澎湃。想起有名的風城——安西，更令人不寒而慄！我們用皮衣蒙着頭，仍嫌單寒，其實農曆八月初，內地是正好穿衣裳的時節。

好容易在車上顛簸了八九個鐘頭，東方漸漸

放白，風也漸漸平息，泊到安西郊外，已陽光普照，正象徵着由黑暗摸索到光明。同行的一位呂君說：安西的縣長姓吳，是他保眷的，他一定要熱烈的歡迎我們，我們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。

安西縣長的嘴臉

我的記憶中，吳縣長名文青，山西人，不知甚麼時候，甚麼關係來到甘肅的？其為人謹小慎微，貌似恭順，內實不可測。民國三十七年忽在甘肅田糧處當專員，忽又為安西縣長，赴任之前來見我，鞠躬如也。翼翼然若不勝其僂之狀。

這次路過安西，我們大家都需要休息一下。

同時安西是一個行程的樞紐點：由安西西南行經敦煌西出玉門關入南疆和闐，南經陽關入青海柴達木盆地。陽關即唐詩：「勸君更進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」之所詠者。玉門關即後人贈左宗棠詩：「手栽楊柳三千里，引得春風渡玉關。」之句。由安西西北行，入渥渥峽，經哈密至托克遜北上至迪化，南繞大戈壁經阿克蘇至疏勒。這兩條路的遠近，交通狀況，安全情形，我們都不清楚，都期待着找吳縣長詳細研究商量。這時吳縣長在每個人的心中，好像是大海中的一葉扁舟，廣漠中的一泓甘泉，尤其呂君的期待更為殷切。他說吳縣長是他提拔的，我們一應需要的糧秣、駝馬、柴草、禦寒器具等，他都能代我們辦理，自然我們都是這樣想。不料我們在城門口等了一個鐘頭，還不見吳縣長出來迎接我們。最後還是呂君提議，我們逕至縣府。但吳縣長見了我們，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麼熱，反而冷冰冰地裝着不認識的樣子；但又不好拒絕。只好糊裏糊塗

地把行李放下，洗臉喝茶。這時，外面廳房裏已準備了四桌酒席，如不是大家饑了一天一夜，這樣無禮的招待，實在不應該接受。吳縣長陪我們吃了一點鐘的飯，從未自動的說一句話。就是我們問話，也是問三句答一句，甚至有問無答。在他的意思是，故意做出這樣架勢，給「新朝」的人看，或者預作歡迎新主的準備。此所謂：「一死一生，乃見交情，一生一死，交情乃見。」，吳縣長一種扭扭捏捏，至今思之，猶有餘慍！

翌日我們一行百餘人，分向西北西南行進。生死別離之際，有說不出的依戀和傷感？

我們商量竟夜，究竟去下思？抑去新疆？

原來據金專員稱：由敦煌出陽關，進當金山口，入阿爾金山，阿爾金山中有一盆地名下思，

住有哈薩克族千人，牧耕為生。其地周圍皆絕壁，易守難攻，少數輕武器，便可據為遊擊基地，可靠農牧為活。金專員與哈族首領等，素有關係，同行諸人中，有人力主前往此地，我主先調查清楚再去，但時間所不許，而另一部份人又慮過份理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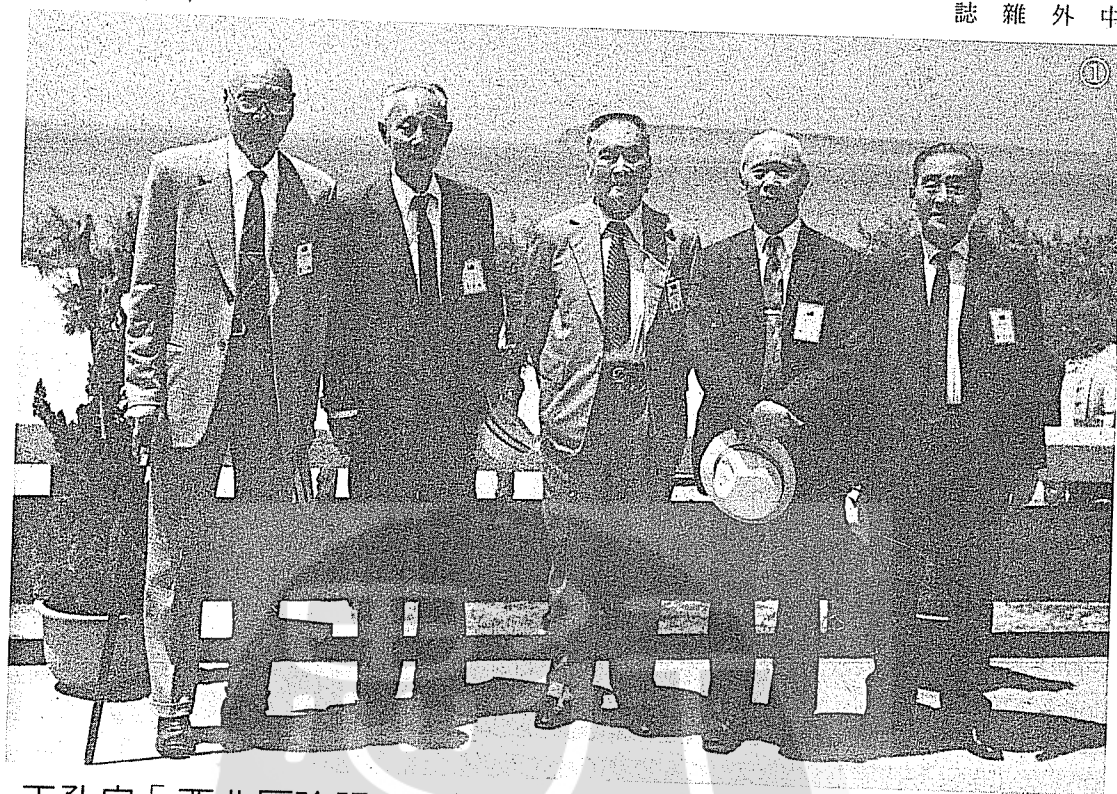
去新疆旨在謀取合作圖存，成則繼續奮鬥，敗則向崑崙山中轉進，而另一部份人又慮容易墮入陷阱。結果：各自分道揚鑣，三百餘人的行列，又分散了。許、陳、李等八十餘人終於去敦煌轉入山中。是永別抑是暫離？不得而知？所知者生與死原無定界。有時形生而質死，有時形死而質却永生也！歷史與日月，同是永恆的存在！（待續）

聖文 少年行全一冊 曹志源教授 著

文庫

定價新台幣一三〇元

本書為旅美學人華府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曹志源教授精心傑作，作者以優美文藝筆調，對數十年來社會動亂，國家災難，戰時年幼從軍，軍中生活趣事，以及戰後大陸赤化之因果關係，有深入淺出極具歷史價值之分析。要目有：①不平凡的時代②溫馨與苦難交織的童年③抗戰中的悲劇④在磨鍊中成長⑤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。附錄：金沙坡之憶、祖國的召喚、世界粗話大觀、名人當衆入睡趣聞等篇，篇篇可讀。三十二開本，二百五十頁，十萬餘言，現已出版歡迎購閱，定價新台幣一三〇元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



王孔安「西北歷險記」插圖（文見17頁）

①左起：耿誓、喬家才、王孔安、簡樸、劉建華合影。

②作者（左）西北歷險來台與患難同志合影。左二起：張季春、楊蔚、喬家才、張國柱。

